

記余光中教授的三場講座*

招祥麒

余光中教授去年杪旋風式應邀到港，為香港能仁書院、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合辦的「余光中教授講座系列」主持三場講座，筆者有份參與籌備工作，並出席了三場全場爆滿的講座。事後，能仁書院副校長（學術）兼中文系主任單周堯教授邀請筆者做一篇記述，並將聽講的心得寫下，與學界及一般社會人士分享。

余教授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於南京，1952年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59年獲愛荷華大學 MFA 碩士學位。台灣著名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曾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外文所所長，現為中山大學榮休教授。曾兩度擔任美國 Fulbright 客座教授。

余教授已出版專書五十餘種，廿年來在大陸亦出版選集近三十種。詩作如〈鄉愁〉、〈鄉愁四韻〉、〈民歌〉，散文如〈聽聽那冷雨〉、〈我的四個假想敵〉，多年來選入兩岸、港澳星馬之語文課本，其詩作常被譜曲傳唱。所譯王爾德喜劇如《不可兒戲》等亦在台港各地演出。曾獲中文大學、政治大學、中山大學榮譽博士，霍英東成就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北京大學駐校詩人等多項榮譽。

余教授這次來港，第一場講座以「旅行與文化」為題，從「旅行與人生」、「旅行之動機」、「旅行之方式」、「名人名言」、「溫差與時差」、「語言」、「錢幣」、「觀賞對象」及「文化之旅」等多角度談說，內容豐富。

余教授為旅行所下定義，與一般人的「旅遊」不同，他引李白「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和 Wordsworth “A traveler between life and death”，指出大凡生命在其一生中行遊於天地之間，都可說是「旅行」。中外名著如 *Exodus*、

* 香港能仁書院獲楊志強博士贊助，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作，特邀當代著名學者、大詩人余光中教授從台灣蒞港，並於2012年12月12、14、15日分別在香港能仁書院、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及香港拔萃女書院禮堂作三場公開講座。三場演講，均告滿座。現由培僑中學校長招祥麒博士分享當中點滴。

Odyssey、*Divine Comedy*、*Don Quixote*、*Pilgrim's Progress*、*Marco Polo's Travels*、《西遊記》、《徐霞客遊記》和《大唐西域記》等，無不與「旅行」有關。旅行之動機固不必盡同，方式亦可各異，但其樂趣與經歷，都是難能可貴和值得回味的。

余教授從細微處著眼，抒發現代旅行朝發夕至的溫差和時差問題，而各國的語言亦因旅客的來往互有影響。余教授尤好收集錢幣，所到之處，輒保留該國錢幣，從其印刷圖案、背景圖畫等，分析文化之同異，娓娓道來，妙趣橫生。

主辦單位邀請了旅遊家楊志強博士參與對談。楊博士邊敘述旅游之樂，邊播放旅遊時拍攝的照片，無論風景和人物，取境構圖都獨具匠心，為講座增添不少意趣。

余教授訪港的第二場講座，以「當中文遇見英文」為題，縱論中文的特質，指出現代漢語詞彙頗受外來影響，其表達方法如四字成語的內涵、詩歌的凝煉、平仄音律的美學限制，以至中、英文法之異，均對翻譯構成極大挑戰。同樣，英文亦受其他語言影響，出現阿化、希化、羅馬化、拉丁化、法化、西化、意化之詞彙，英語本身隨時代而改變，要準確拿捏，並非易事。余教授指出，作品的雅純粗俗，譯文也需顧及，否則談不上是好的翻譯。

茲引錄余教授當日舉述的四篇翻譯作品，以饗讀者：

Quadrille

Mr. Dumburdeyli, a famous poet;
Loathes and detests Mr. Bumburbeyli.
Mr. Bumburbeyli, another famous poet,
Tweaks Dumburdeyli's nose daily.
Mr. Lumburleyli, a poet of note,
Looks down on Dumburdeyli and Bumburbeyli.
Mr. Jumburjeyli, another poet of note,
Feels pure disgust for Lumburleyli.
Mr. Dumburdeyli and Mr. Bumburbeyli
Rain curses on Lumburleyli and Jumburjeyli

— Salah Birsal (1919-1999)

四方舞

笨伯伯是一位名詩人，
一提起鈍伯伯就氣死。
鈍伯伯也是位名詩人，
天天揪笨伯伯的鼻子。
愣伯伯的詩名傳四方，
笨伯和鈍伯都看不起，
蠢伯伯的詩名響噹噹，
說愣伯伯跟他不能比。
笨伯伯就聯合鈍伯伯，
痛罵愣伯伯和蠢伯伯。

— 比爾賽（土耳其）

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

Much have I travell'd in the realms of gold,
 And many goodly states and kingdoms seen;
 Round many western islands have I been
 Which bards in fealty to Apollo hold.
 Oft of one wide expanse had I been told
 That deep-brow'd Homer ruled as his demesne;
 Yet did I never breathe its pure serene
 Till I heard Chapman speak out loud and bold:
 Then felt I like some watcher of the skies
 When a new planet swims into his ken;
 Or like stout Cortez when with eagle eyes
 He stared at the Pacific — and all his men
 Look'd at each other with a wild surmise —
 Silent, upon a peak in Darien.

— John Keats (1795-1821)

A Coat

I made my song a coat
 Covered with embroideries
 Out of old mythologies
 From heel to throat;
 But the fools caught it,
 Wore it in the world's eyes
 As though they'd wrought it.
 Song, let them take it!
 For there is more enterprise
 In walking naked.

— W. B. Yeats (1865-1939)

初窺柴譯荷馬

曾經我暢遊金色的領域，
 名邦與古國也見識了不少；
 而去過的許多西方列島
 古詩人曾向日神獻祭。
 有一片廣土常聽人提起，
 說深思的荷馬曾經領導；
 卻無緣吞吐其中的靈妙，
 要等柴普曼的洪音壯語；
 於是我有如夜觀星象，
 忽見有新星游入眼底；
 又像壯哉戈達士鷹目奮張，
 俯瞰著太平洋——而眾兵丁
 都面面相覷，充滿了驚疑，
 肅然，立在達利安的峰頂。

華衣

為吾歌織華衣，
 織錦復繡花，
 繡古之神話，
 自領至裾；
 但為愚者攘去，
 且衣之以炫人，
 若自身所手紉。
 歌乎，且任之，
 蓋至高之壯志
 唯赤體而行。

The Stars Go over the Lonely Ocean

“Keep clear of the dupes that talk democracy
And the dogs that bark revolution,
Drunk with talk, liars and believers.
I believe in my tusks.
Long live freedom and damn the ideologies,”
Said the gamey black-maned wild boar
Tusking the turf on Mal Paso Mountain.

— 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

野豬之歌

「管他什麼高談民主的笨蛋，
什麼狂吠革命的惡狗，
談昏了頭啦，騙子和信徒。
我只信自己的獠牙。
自由萬歲，他娘的意識型態，」
黑鬃的野豬真有種，他這麼說，
一面用獠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

主辦單位邀請了樊善標教授及王良和教授參與對談，樊、王都是余教授的學生，對談自然倍感親切。

余教授的第三場講座以「左右手的繆思——談新詩、散文」為題。這一場，余教授別開生面，並非如筆者所想的談如何寫作新詩和散文，而是簡略從用韻、句法、分行、音律、文法、比喻等分析比較「詩」、「文」之異和說明「何為詩文雙絕」，並逕以自身的作品為範作，親自朗誦，以抑揚起伏的聲調，帶出作品的真情實意。古人說「聲入心通」，於焉得到充分的印證。以下引錄余教授朗誦的作品：

母難日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聲有兩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開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終
第一次，我不會記得，是聽你說的
第二次，你不曉得，我說也沒用
但兩次哭聲的中間啊
有無窮無盡的笑聲
一遍一遍又一遍
迴盪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曉得，我都記得

珍珠項鍊

滾散在回憶的每一個角落
半輩子多珍貴的日子
以為再也拾不攏來的了
卻被那珠寶店的女孩子
用一只藍磁的盤子
帶笑地托來我面前，問道
十八吋的這一條，合不合意？
就這麼，三十年的歲月成串了
一年還不到一寸，好貴的時光啊
每一粒都含著銀灰的晶瑩
溫潤而圓滿，就像有幸
跟你共享的每一個日子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陰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
牽掛在心頭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終的這一條項鍊
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全憑這貫穿日月
十八寸長的一線因緣

雨聲說些什麼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樓上的燈問窗外的樹
窗外的樹問巷口的車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巷口的車問遠方的路
遠方的路問上游的橋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上游的橋問小時的傘
小時的傘問濕了的鞋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濕了的鞋問亂叫的蛙
亂叫的蛙問四周的霧
說些什麼呢，一夜的雨聲？
四周的霧問樓上的燈
樓上的燈問燈下的人
燈下的人抬起頭來說
怎麼還沒有停啊：
從傳說落到了現在
從霏霏落到了泔泔
從簷漏落到了江海
問你啊，蠢蠢的青苔
一夜的雨聲說些什麼呢？

尋李白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為誰雄

那一雙傲慢的靴子至今還落在
高力士羞憤的手裡，人，卻不見了
把滿地的難民和傷兵
把胡馬和羌馬交踐的節奏
留給杜二去細細的苦吟
自從那年賀知章眼花了
認你做謫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隻中了魔咒的小酒壺
把自己藏起，連太太都尋不到你
怨長安城小而壺中天長
在所有的詩裡你都預言
會突然水遁，或許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亂髮當風
——而今，果然你失了蹤

樹敵如林，世人皆欲殺
肝硬化怎殺得死你？
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
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
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從開元到天寶，從洛陽到咸陽
冠蓋滿途車騎的囂鬧
不及千年後你的一首
水晶絕句輕叩我額頭
噹地一聲挑起的回音

一貶世上已經夠落魄
再放夜郎毋乃太難堪
至今成謎是你的籍貫
隴西或山東，青蓮鄉或碎葉城
不如歸去，歸那個故鄉？
凡你醉處，你說過，皆非他鄉
失蹤，是天才唯一的下場
身後事，究竟你遁向何處？
猿啼不住，杜二也苦勸你不住
一回頭囚窗下竟已白頭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給霧鎖了，無路可入
仍爐火未純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躡葛洪袖裡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許那才是你故鄉
常得你一生癡癡地仰望？
而無論出門向西笑，向西哭
長安都早已陷落
這二十四萬里的歸程
也不必驚動大鵬了，也無須招鶴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隻霍霍的飛碟
詭綠的閃光愈轉愈快
接你回傳說裡去

甘地紡紗

季風過後的下午
在深不可及的內陸
一架古老的紡紗機
伊呀伊呀地唱著
一首單調的童謠
在鐵軌不到的內陸
在一條土路的盡頭
在泥敷的竹屋子裡
伊呀伊呀地搖著
一種溫柔的節奏
那推動機柄的瘦手
一圈又一圈不罷休
一綵又一綵的輕絮
像倦了的孩子，紛紛
偎滿在他的懷裡
在炎熱無風的傍晚
那伊呀伊呀的調子
用催眠一樣的拍子
在搖著一支戰歌
盤腿而坐的那老頭
瘦而有力的那隻手
正搖動他的笨武器
去抵抗曼徹斯特
所有的馬達和汽笛
而這最天真的戰歌
手肘和紡車的私語
近處的蚊子和壁虎
遠處的蠍子和響尾蛇
幾乎是整個內陸
都出神地靜聽

客從蒙古來

有客從蒙古來
我帶他去八樓的看台
看海。他吃了一驚
說，沒見過這麼多水
集合在一起。我說
也不能想像在你家
有那麼多用不完的沙
讓駱駝亂蓋蹄印
說着，主客都大笑
直到流下了淚來
我說，在我們這邊
總覺得水太多了
就留下一片地做沙灘
又覺得你們沙太多了
就叫你們家做瀚海
是瀚海呢還是旱海？
說着，主客又大笑
直到他背後似乎
隱隱，有沙塵暴崛起
而我樓下的沙灘
暗暗，正鼓動着海嘯
立刻，我們止住了自己
揮走了沙塵，斥退浪陣
他贈我一漏斗細沙
說，久了，蒙古會漏完
叫我及時去瀚海
我贈他半瓶鹹水
說，久了，海峽會乾掉
叫他莫忘了西子灣

再登中山陵

青琉璃瓦覆蓋著花崗石白牆
 在高處召我上去
 去童年記憶的深處
 鄉愁隔海的另端
 召我，從巍峨的陵門起步
 兩側的雪松對矗成柱
 是你的流芳嗎，松濤隱隱
 隨風更傳來秋桂的清馨
 天梯垂三百九十二級
 讓我昂然向崇高踏進
 踏著大鍵琴整齊的皓齒
 一長排音階，漸宏漸升
 深沉的安魂曲，由低而亢
 用腳趾，不是用手指，按彈
 一步比一步更加超邁
 直到氣象全匍匐在下方
 世界多壯麗啊，舉我到頂點
 一回頭千萬人跟在後面
 而我，白髮落拓的海外浪子
 歷劫之身重九再登臨

不為風景，更無心野餐
 不為費仙人有術避難
 只為歸來為自己叫魂
 叫回我驚散的唐魂漢魄
 為早歲的一場噩夢收驚
 容我在你的陵前默禱：
 還記得我嗎，遠在戰前
 當年來遠足的那個童軍
 剪著一頭烏黑的平頂
 從前的他，也許你記得
 現在的我，只怕已難認
 難認半世紀風霜的眼神
 一念孺慕耿耿到現今
 即使這高階再高九千級
 也難阻此心一路向上
 只為了要對你說：
 不管路有多崎嶇，多長
 不管海有多深，多寬廣
 父啊，走失的那孩子
 他終於回來看你了

二千年重九前夕於南京

瀉江

黛髻青鬢，南國有恁多麗人
爭妍要照影
卻苦了地靈
何處去尋找夠長的妝鏡

於是從上游的湘煙楚靄
聰明的瀉江
淺淺地笑著
在兩岸的娉婷之間流來

而我們，自幸受寵的美學家
左顧也驚艷
右盼也歎絕
趁漣漪的厲渦順流而下

錯過的遠比窺到的更多
瞻前便遺後
顧近又失遠
貪看岸上，又覺水中更誘惑

目迷，心亂，五十里的奇觀
峰外還有峰
巒上更多巒
出不盡七千個峰頭大展

而更多的奇跡在地下深藏
鐘乳垂長旌
石筍矗高柱
地府已如此
又何必羨天堂

Ozymandias

I met a traveller from an antique land,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egs of stone
Stand in the desert.....Near them, on the sand,
Half sunk, a shattered visage lies, whose frown,
And wrinkled lip, and sneer of cold command,
Tell that its sculptor well those passions read
Which yet survive, 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
The hand that mocked them, and the heart that fed:
And on the pedestal, these words appear:
“My name is Ozymandias, King of Kings;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
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 away.

— P. B. Shelley (1792-1822)

聽聽那冷雨

雨天的屋瓦，浮漾溼溼的流光，灰而溫柔，迎光則微明，背光則幽黯，對於視覺，是一種低沉的安慰。至於雨敲在鱗鱗千瓣的瓦上，由遠而近，輕輕重重輕輕，夾著一股股的細流沿瓦漕與屋簷潺潺瀉下，各種敲擊音與滑音密織成網，誰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輪。「下雨了，」溫柔的灰美人來了，她冰冰的纖手在屋頂拂弄著無數的黑鍵啊灰鍵，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黃昏。

在古老的大陸上，千屋萬戶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來這島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黯了下來，城市像罩在一塊巨幅的毛玻璃裡，陰影在戶內延長復加深。然後涼涼的水意瀰漫在空間，風自每一個角落裡旋起，感覺得到，每一個屋頂上呼吸沉重都覆著灰雲。雨來了，最輕的敲打樂敲打這城市，蒼茫的屋頂，遠遠近近，一張張敲過去，古老的琴，那細細密密的節奏，單調裡自有一種柔婉與親切，滴滴點點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時在搖籃裡，一曲耳熟的童謠搖搖欲睡，母親吟哦鼻音與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澤國水鄉，一大筐綠油油的桑葉被嚙於千百頭蠶，細細瑣瑣屑屑，口器與口器咀嚼嚼嚼。雨來了，雨來的時候瓦這麼說，一片瓦說千億片瓦說，說輕輕地奏吧沉沉地彈，徐徐地叩吧撻撻地打，間間歇歇敲一個雨季，即興演奏驚蟄到清明，在零落的墳上冷冷奏輓歌，一片瓦吟千億片瓦吟。

在日式的古屋裡聽雨，聽四月，霏霏不絕的黃梅雨，朝夕不斷，旬月綿延，濕黏黏的苔蘚從石階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到七月，聽颱風颯雨在古屋頂上一夜盲奏，千尋海底的熱浪沸沸被狂風挾來，

掀翻整個太平洋只為向他的矮屋簷重重壓下，整個海在他的蝸殼上嘩嘩瀉過。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煙一般的紗帳裡聽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撲來，強勁的電琵琶志志忑忑志志，彈動屋瓦的驚悸騰騰欲欣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鞭在牆上打在闊大的芭蕉葉上，一陣寒瀨瀉過，秋意便瀰漫日式的庭院了。

在日式的古屋裡聽雨，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從少年聽到中年，聽聽那冷雨。雨是一種單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戶內聽聽，戶外聽聽，冷冷，那音樂。雨是一種回憶的音樂，聽聽那冷雨，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溼布穀咕咕的啼聲。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因為雨是最原始的敲打樂從記憶的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樂器灰濛濛的溫柔覆蓋著聽雨的人，瓦是音樂的雨傘撐起。但不久公寓的時代來臨，臺北你怎麼

一下子長高了，瓦的音樂竟成了絕響。千片萬片的瓦翩翩，美麗的灰蝴蝶紛紛飛走，飛入歷史的記憶。現在雨下下來下在水泥的屋頂和牆上，沒有音韻的雨季。樹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楓樹，柳樹和擎天的巨椰，雨來的時候不再有叢葉嘈嘈切切，閃動溼溼的綠光迎接。鳥聲減了啾啾，蛙聲沉了閣閣，秋天的蟲吟也減了唧唧。七十年代的臺北不需要這些，一個樂隊接一個樂隊便遣散盡了。要聽雞叫，只有去詩經的韻裡尋找。現在只剩下一張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孔夫子印名片

孔子收到美國「國際漢學研討會」的請柬，邀請他在開幕典禮上作專題演講，十分高興，準備先去印一盒名片。文具店老闆見聖人來了，異常恭敬，問清楚名片要中英文對照，對孔子說：「英文的一面，不知該怎麼稱呼？」

「不是有現成的 Confucius 嗎？」孔子反問。

「那是外國人對您老的尊稱，『孔夫子』拉丁化的說法。」老闆笑笑說，「您老不好意思自稱『孔夫子』吧？」

「那倒是的，」孔子想到自己平常鼓吹謙虛之道，不禁沈吟起來。

「那，該怎麼印呢？」

「杜甫昨天也來過，」老闆說。

「哦，他的名字怎麼印的？」孔子問。

「杜先生本來要印 Du Fu，」老闆說。「我一聽，說，不好，太像『豆腐』。杜先生說，那就倒過來，叫 Fu Du 好了。我說，那更不行，簡直像『糊塗』！」

「那怎麼辦？」孔子問。

「後來我對詩聖說：『您老不是字子美嗎？子美，子美……有了！』杜甫說：『怎麼有了？』我說：『杜子美，就叫 Jimmy Du 吧！』」

孔子笑起來，叫一聲「妙」！

「其實韓愈也來過，」老闆又說。

「真的呀？」孔子更好奇了。「他就印 Han Yu 吧？」

「本來他要這樣的，」老闆說。「我一聽又說不行，太像 Hang you 了。韓老說，『倒過來呢？』我說，You hang，那也不行。不是『吊死你』就是『你去上吊吧』，太不雅了。」

「後來呢？」孔子問。

「後來呀，」老闆得意洋洋，「還是我想到韓老的故鄉，對他說：『您老不是韓昌黎嗎？』他說『是呀』。我說就印 Charlie Han 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孔子笑罷，又皺起眉頭，說，「他們都解決了，可是我到底怎麼印呢？」

老闆想了一下，叫道，「有了！」

「怎麼啦？」孔子問。

「您老不是字仲尼嗎？」老闆笑道。

「對呀，」孔子滿臉期待。

老闆大叫：「就印 Johnny Kong 好了！」

不久那家文具店國際聞名。大家這才發現，那老闆原來是諸葛亮假裝的。

主辦單位邀請了黃維樑教授參與對談。黃教授是研究余教授的專家，在他的點撥引導下，聽者自然得到更大的啟發。

筆者如沐春風，在講座中向余教授請教新舊詩之異，以及寫作詩和散文的心得，受益匪淺。忽然詩興泉湧，寫了三首絕句，送給余教授，題為「光中教授高軒蒞止主持講座贈詩三首」，曰：

杖朝詩老望清臞，吐納深深道不孤。慷慨放懷通雅俗，鄉愁何處覓歸途。

俯仰沈吟天地寬，體無新舊各相歡。本來一脈陳芳國，人物江潮看疊瀾。

詩以道情文述事，行行觀覽止羣思。千秋巨擘今何在？放眼堂堂有我師。

詩中寫其人、其詩，並寄託欽佩之情，於此不嫌淺陋，公諸同好。